



读印札记

图一的“行云流水”是君甸钱老师为白蕉先生篆刻的。白蕉先生的行草，尤其是尺牍类的小字，当得行云流水四字。近年来，深受藏家的追捧和鉴家的赞赏。

这方印章，白蕉先生已经用了几年，突然写了一信致钱老师——此印篆刻甚精，珍重藏用已数年。而我意初有不足，未与老友言亦数年。若终不言，则抱憾终身矣。此刻问题在篆法，方圆上下截，未能统一。浅见全用完白（按：邓石如）圆篆法，边不必求绝完整。水字头亦须小改。求大刻不止一二，今求重刻，则不但不情，世且未闻，弟亦未躬自遇之也。敬奉商，便为一九五三年新事。如何，如何？

行云流水

陈茗屋

信件写于“国庆节”，我估计是一九五二年。到了十一月四日，白蕉先生又写了一信——奉读手示，感愧之至！“行云流水”章章法，浅见不须更动，原来落落大方，极好。为求印面统一，只是一个篆法方圆问题。因此反复研究下来，“流”字照旧，“水”字上半改成圆势，“行云”二字笔划排列，笔意求圆，就是十全十美。当时研究稿子尚保存在思考中，还没有作结论。刻奉仅可作为参考意见，敬俟方家大裁。

看来，钱老师在收到第一信后，即回复并提出了自己的修改意见，认为须全盘改动。于是白蕉先生写第二信，说章法不须改动，只是上下方圆相悖，还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

二位杰出的书法篆刻家，对一枚印章，发表各自的见解，当然是极为有趣的事情。而且意见又不一致。平心而论，钱老师的这方“行云流水”确确可以商榷之处。白蕉先生指出的“方圆上下截，未能统一”，可谓一针见血。上面二字，横平竖直，一脸严肃；下面“流水”作婆婆舞蹈状，轻松活泼。上下难以磨合。实在不是成功的作品。

也难怪，当时钱老师四十多岁，忙于“正业”，音乐啊，出版啊，封面装帧啊……很少有时间静下心来醉心篆刻。也远远还未步入一流篆刻家的行列。即使是那时精心篆刻，托茅盾转呈毛主席的印章，和他十多年后进入辉煌期的作品，差距是显而易见的。前进道路上的幼稚，人人都难以避免。

好在钱老师虽有文人的傲气，不多。肯听别人的意见，最后还是磨去了重刻。虽然，白蕉先生的修改意见，秋风过耳，并没有遵循之。不过，重刻的“行云流水”（图二），尽管都是方笔，却浑然一体，和谐协调，还颇有黄牧甫

的格调。

十多年后，上世纪六十年代前期，我已经从去疾方老师和钱老师学印。有一次钱老师整理信札，检出了白蕉先生关于“行云流水”的这二封信，递给我阅读，并说“白蕉非常有趣”。老师有浓重的嘉兴口音，“有趣”的“有”读第四声。在老师的语言习惯中，说某人有趣，相当于现在人们常说的“另类”。据说，白蕉先生既自负又有点另类。可惜，我从未见过他。按巨来宗文的划分，白蕉先生是被列入“狂人”的。但是，他写给老师的这二封信，一点不狂，直抒己见，不虚伪，虽然微显唐突，也无伤大雅。我读这二封信的时候，年方弱冠，极为幼稚。老师不厌其烦，解释了一遍。说老实话，我觉得白蕉先生有道理。但钱老师又说：上方方圆，是特意制造矛盾，又把它统一起来。

这二封信，当时我爱不忍释。便斗胆提出用沈尹默先生横幅的毛主席沁园春交换之。钱老师欣然允诺。其实，即使向他索讨，他大概也会答应的。但是我不好意思提出，因为不久前，他刚理出一些尺牍送我。

钱老师重刻的“行云流水”，相当完美。不知白蕉先生满意不满意。据我看，白蕉先生大概偏向喜爱圆润一路的。他也能刻，水平颇不恶，格调亦高。

钱老师在中年，已经喜爱黄牧甫风格。十多年后，收得一百多方黄氏原作，潜心研究，获大成功。“文革”前，老师取法黄氏一路的作品，光芒四射。尤其是朱文，线条不胆怯挺拔，而且富有趣味，极为生动。我始终固执地认为，师法黄氏的诸多名家，当以钱老师为最。当然，是指老师中晚年的作品。

老师在一九六零年前后，制作了《长征印谱》，把长征路过的地名勒名纪念，立意很高。以后又二次创作《鲁迅笔名印谱》，立意亦佳。老师曾把长征印谱诸印铃为手卷，着我去请沈尹默先生题额。沈老把纸铺在桌上，站起来舔了好几次墨，又坐下，要师母把纸卷起收好，说想不出写什么为妥。遂和几位访客聊天。过了不多久，他又要师母把纸铺开，坐着，眼镜几乎贴在纸上，挥毫写了“通向共产主义大道”八个大字。我取回交给钱老师时，老师连连说，极好！极好！没有比这更妥当的了！

沈先生是我崇拜的偶像，大字小字均佳。白蕉先生的尺牍书法，直接晋人，蕴籍高古。大字，我见过好几副对联，都不大喜欢，也未见他铃用过这方重刻了的“行云流水”。



图一



图二

我是75届高中毕业生。为减轻家庭负担，我中学读书时常希望快点高中毕业，也好自食其力。那时我的中学离黄浦江边不远，每当看到来来往往的巨轮行驶在江面上，便会情不自禁地细数大船上有几个货舱。许多巨轮来自国外，从硕大的烟囱图标里就可明显分辨出。再看船尾悬挂的国旗，即可知道是哪一国的。当然，挂方便旗的外轮也不少，这时要想弄明白外轮的国籍，可就有点为难了。好在我的这个“爱好”仅是一个爱好而已，是为了在中学这段时间不致感到离毕业太遥远，也应该是一种日子自然打发吧。

等到真正临近毕业，才知相聚不易别也难。此话怎讲？我以为至少是有两方面原因左右其间。对分别的不舍和对未来的希冀相互交织，一小时内心

颇为矛盾。

按照通常的学习期限，被称为75届高中生，理应在1975年毕业才对。可是，在前几届分配工作时就开始相应往后移了。也许，每年有这么高中毕业生由国家统一分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据说外地还有直接初中毕业就工作的，更使就业雪上加霜。于是，原本想尽快工作的愿望很快变成了事实上的一个厢情愿。而每个人的工作去向并不是自己能左右的，同时要看上面哥哥姐姐的工作地方，才能知晓自己的毕业最终出路。由于大我三岁的姐姐毕业分配时属无去向代训，先在上海一家热电厂培训，未来定位是外地电厂，所以我要么去大集体，要么到技校读书并丧失两年

相聚不易别也难

邵天璇

工龄再进全民工矿。后者叫做“曲线救国”，我自然而然地选择了这种方式，不过那是后话。毕业季延长了近一年时间，可谓“千呼万唤始出来”。但是，它终究还是来了。

临分别时，同学们这才突然意识到毕业已不只是说说而已。虽然我们每一个毕业班在学校操场拍了集体照，但据说学校过些年可能会因生源不足要撤并，若干年后若要寻找当年旧址，说不定只能从集体照里进行回味了，大家不免有些唏嘘起来。我和其他许多同学一样，充分抓住这次机会，与老师合影，与同学合影，在学校的大门、操场和教学楼前合影，也算是对即将离校的最后一次留恋。此时，刘君找到我，说平时我们一起玩

那年初秋，和妻子的社科院同事们一同游览山西。夏天的余威犹在，当汽车驶出太原时，我们还穿着短袖。中午游览了尊胜寺，转过一个小集镇，便登上了蜿蜒的五台山路。路并不曲折，却一程一程地往上。天气忽阴忽阳，竟淅淅沥沥地地下起雨来。路在不断地延伸，不见边际，孤零零的一辆车，两旁染霜的树色已经发黄，情调有些苍凉。不时能听见赶着羊群的牧童，不时又有惊慌飞掠而过的鸟儿，峰回路回，又不时可眺越过矮小的群山。



突然间，雨变成了雪，车厢里一片沸腾。在南方人眼里，下雪天无疑是难逢的节日，刚熬过溽暑的我们，见到劈面而来的大雪，惊喜之余，便赞叹大自然的神奇了。雪纷纷扬扬地从天抖落，往下看，一片茫茫，山谷在雾气中变得深不可测。车还在飞驰着，驾驶

高高的，依然威悍。左右两丛紫竹，竿初叶挺，气韵盎然，煞是喜欢。房间高挑明亮，显眼处，挂着面大镜子，是房东母亲留下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老货。精致而贵气。

娜特莉们的生活

傅震

原来从事服装设计，后来改行搞房屋租赁，买卖。伦敦这几年人口增加，房屋需求量大，房价一路走高。她可算是较典型的伦敦中产阶级，衣食无忧，收入稳定，也无不切实际的奢望。有自己满意的社交圈子，二三知己，自娱自乐。这也折射出伦敦这座城市的社会心理。波澜不惊，生活才能游刃有余。

女儿是去年买房，搬了新家。女婿新加入了这里的俱乐部，铁路俱乐部。可能因为伦敦的西北地区是由于铁路建设而发达起来的缘故吧。住在老地方时，他常去的一家足球球迷俱乐部，专门支持西汉姆联队的。他并不看好这支球队，但能有那个地方喝喝小酒，拉拉话，也就混迹其间。不过不能说对球队不满的话，特别在比赛时，否则会被扫地出门。



从娜特莉家回来，女儿夫妇带我去铁路俱乐部玩。它是英格兰斗牛犬。这品种在上海是禁养的。当初把它从上海托运到伦敦，汉莎航空的机票比头等舱还贵，它也算是衣锦还乡了。带它进铁路俱乐部，不是第一回，但这次出状况了。有二个俱乐部成员反对带狗入内，要女儿将它牵出去。女婿不让了，他征求了俱乐部内大家的意见，只有这二人坚持己见。女婿很生气，他认为这涉及到尊严问题。原来，很久以前伦敦的大小俱乐部有一条“不成文法”，即爱尔兰人，黑人与狗不得入内。这使我想起了新中国成立前外滩公园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那块牌子。起了争端，怎么办，结果是俱乐部决定在下周召开会员会议，大家举手表决如下议题：狗能不能来俱乐部？

风雪五台山

江宏

慢慢地，天放晴了，一片光明洒向群山，阳光下积雪的山峰，在蓝天的映衬中美不胜收。大家从车厢里蜂拥而出，面对雪山跳跃欢呼。片刻，又下雪了，刚才还清澈湛蓝的天顿时又铅灰般地厚重起来，风一阵紧似一阵，雪一片大似一片，车还在飞奔，人却无声无息了。

车到了台怀——五台山的中心，这个昔时热闹的旅游胜地在风雪中异常冷清。才下午两点，便不

见了街市。我们单衣单裤打着寒颤游了几处寺院。与裹着棉袍的僧人形成了很大的反差。当地人说南方人抗冻，其实我们是以夏天的心情去接受风雪的。既怨这逼人的寒色；又留恋着风雪中难得一睹的景色；既畏惧严寒，又伸手欢迎着终身难忘的感受。

晚上大家挤在宾馆的餐厅里品尝羊肉火锅，外面的风雪依旧，身暖心热之余，人人满心满意，嘴上不说，心里都有一种战胜风雪的满足。饭后，大家都在小卖部争购御寒的衣物——有了挨冻的经验，必然就会有防冻的措施。又听说从沙河方向来的游客被雪阻在北台，大家的心抽紧了，尽管我们比他们幸运。当第二天见到从北台踏雪三十华里出来求援的人，说起昨夜如何在风雪中换过一宿的情景，直令我们这些被看成是不怕冻的南方人赧颜。



夜光杯

不管表决结果如何，这种社会自我管理的协调机制是及时而有效的。

半个月后，英国公投结果出来了：脱欧。几家欢喜几家愁。娜特莉全家连夜申请爱尔兰护照，她们要争取留在欧盟。据说，申请的人达到几十万。娜特莉满面愁容地告诉我，她经营的房产已经下跌了不少。看来，娜特莉们的生活进入了动荡期，这也是公投结出的多味果吧。

日前，崇明残疾人联合会和崇明瀛洲壁画研究院在崇明美术馆共同举办“移动壁画”展。展览气氛热烈，赢得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让大家共同度过心灵更澄澈的美好时光。

近年来，崇明残疾人联合会将崇明瀛洲壁画研究院创造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新型技法的“移动壁画”引进全岛18个乡镇的阳光心园，为残疾人开设“移动壁画”培训课程，取得了可喜成绩。

获得国家非遗项目和颁发专利证书的“移动壁画”，以普通的纸面石膏板为载体，画笔是用棕榈树枝杆间的木质纤维以手工自制的，用它画出的画，线条苍劲有力，水墨分层明显，视觉张力强，开创壁画新技法。从而，为物质生活比较清贫的残疾人提供了学习绘画的机会和创造了有利条件。他们在石膏板上作画可以反复修改，反复填色，同时改变了壁画不可移动的缺陷，可以方便地在不同环境中充分进行展示，为进一步探索非遗传承和发扬光大崇明本土优秀传统文化以及传播残疾人的绘画作品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和广阔的舞台。

阳光心园的学员们在绘画老师的精心指导下，通过临摹与创作，画出了许多优秀的作品。这些作品，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反映了生态岛建设的丰硕成果，更是展示了广大残疾人深爱宝岛家园的江海风采和时代情怀，以及他们勤劳、刻苦、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

“移动壁画”的老人们，他们对绘画艺术可谓情有独钟，在为阳光心园学员的培育、提升等方面，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付出了宝贵的时间和精力。从而使他们彼此之间在体验动手乐趣的同时成为难舍难分的艺术知交。

“移动壁画”走进阳光心园，让残疾人真正体会到了劳动的光荣，学员们在绘画艺术的熏陶下，心情得到了愉悦，身心得到了提炼，精神得到了康复，从而使他们养成了趣味，陶冶了心性，开启了境界。

这些内容丰富、生动活泼、散发着浓郁的崇明岛特色及生活气息的作品，给广大绘画爱好者奉上一席艺术盛宴的同时，也让人们共同分享残疾人多彩的生活和美好的人生。

壁画新花瀛洲开

夏城



十日谈

毕业季